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生員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范重榮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
人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
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恐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
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還二使不無
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省可速行下諸

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
劉大中明橐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尚
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
任胥史故也先是上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兄子駕部員
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
是父子繼罷 秦魯國大長公主自闕中至會稽請入
見許之

癸未起復尚書左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勅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考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 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鰐漆貨匿於茶部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御史臺主簿陳祖禮秘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

史常同論其日登大臣之門肆為長夜之飲覘伺臺評
出入詭秘也 成忠郎閣門祇候統領光州石額寨人
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
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砭守監察御史砭在考功時
選部案牘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微文沮
抑徃反輒經歲砭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
自後踵行之砭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 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

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壽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

孝甫已見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母博通經史長

於春秋公懋臨川人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切直故斥

遠之壽西安人為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
薦於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

知處州耿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既而言者奏延禧不

當用罷之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

日歷九月庚辰蘇遲權刑

部侍郎疾速赴行在十月戊子蘇遲權刑部侍郎兩次所載告詞並同刑部題名蘇遲九月除權侍郎十月除

權工部侍郎工部題名同按此則李擢為禮部尚書遲實代之日歷差誤

起居郎曾統罷

為祕閣修撰知秀州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恕力辭不拜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

事張宗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

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

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
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
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
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
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且聞其朋附權貴
居五客之一故罷 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劾
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對庠順昌人良臣已見
二年八月良臣
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嘗干廖綱

薦引網以其無行不薦遂誣網匿喪事以告言官及網
辨明有明橐為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
聽乃止不召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秘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
大夫陳子卿知江州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
賊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
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
屠戮踪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捕蓋既知無激勸之

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

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

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

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

置使據墓碑乃緣饒風嶺之功而史所書如此蓋宣司隱其敗次第行賞朝廷雖申命之却別降此旨耳

左朝散郎邵彪知楚州 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獄

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按來上

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

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救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獻以聞詔申嚴行下左承事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初魏矸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多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司議已而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是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兩司奏下在明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罪如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鄰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係流罪即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敕私有鹽一

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為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用陰原赦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嘗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

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
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為沮
壞鹽法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嚴刑章而不恤
害民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訪聞官司所
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資至於有力之家則
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千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
嶺外險遠平時攘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
聚於彼豈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

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
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
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
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
所降私販刑名更加熟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
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甲午
指揮所有不用蔭原赦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勘榷貨

務都茶場特一場務耳非省部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
鹽事乞送戶部勘當事屬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
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尚書省不許徑牒諸路
施行事下戶刑部大理寺叅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尚書

黃叔敖奏也

熊克小歷載此事甚畧且附於六月未聞按常同此時自柳州召還未至都今年八

月始除御史九月丁丑同奏私鹽刑名太重詔戶刑部勘當至是進呈克實誤也克又並載張純下大理治罪
在六月末亦誤純下大理
在十月已亥今別繫本月

宰相朱勝非言自置宣撫

處置司凡四川帥臣監司已下堂除部闕及安撫茶馬

等司辟闕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
祿詔自今監帥司闕官令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
元係部闕並令諸路漕司依舊法施行 尚書吏部負

外郎蘇良治罷以言者論良治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為

親密與蘇恪皆預入幕之賓人戲號為二蘇故黜

恪十月癸

罷荆南制置使王璞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

水瀰漫楊么未可捕詔湖水已減落令速進兵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

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
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為鑒上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
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值當價則
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左儒林郎

舒賓王為永豐令擅斬劫盜詔特降二資 尚書吏部

負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
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

歲所按吏二十人

正月乙丑永豐尉陳文昌戊寅右朝
散郎知貴溪縣趙旻二月庚戌新建

令王策三月丙子右承事郎知南城縣徐端益四月丁酉吉水令張汝錫已酉右水務郎知太和縣丞高公軾五月丙寅左水事郎權上猶令郭達右承直郎權上猶丞李珩右迪功郎權上猶尉楊邦德六月丁亥右從事郎知安福縣井大有壬辰右宣義郎通判吉州韓顏曾八月丁亥建德令榮三省九月甲戌右朝奉郎新通判宣州楚執柔並放罷取勘內公軾達停官又李回韓瑋吳革李溥別見三月甲子李正民見六月甲午檀倬見十月壬寅又知青陽縣宋仲堪四年二月辛丑大中論上供從限奏中及之未見行遣 薦士十六人正月己卯右水議郎知鉛山縣陳洙六月丁亥左宣教郎前會昌令吳兢七月丙辰左朝奉郎昭信軍簽判張師益左承直郎吉州判官李諤九月甲戌左朝請大夫知南康縣趙公謹十月丁亥袁州司戶叅軍饒廷直並遷一官赴行在又李彌正張煇李椿年湯鵬舉侯廷慶朱芾孫佑鄧名世李公懋徐嘉別見六月壬辰九

月甲戌十
月丁亥 所薦士後多知名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
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宣
撫司於恭涪州糶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
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
皆失業游惰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蒞
於文尉事下戶兵部如所請 初上既增以絹計賊之
直而大理少卿張昞入對言竊盜以賊准錢四百以上

即科杖罪纔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迫於饑寒不得已而為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罪已及於徒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自古人君治國家不過省刑罰薄稅歛為先耳可如所奏

初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章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月又增一貫

武節郎閣門宣

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世良添差浙西

兵馬鈐轄罷皇城司

世良初除皇城司月日未見當考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
難盜賊間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
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
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
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托徙之令吏戶部立法清
國江山人也 詔內侍賈翊放歸田里翊始坐罪黜監
嶺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

翊三月戊寅謫官此
細事當牽聯書之為

易相故各
附本日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外攘中興可俟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三省樞密院差除常加遴選朕有望焉尚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時孫近建請未踰月也

近建請在九月壬申

左迪功郎陳琦

充敕令所刑定官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善之

琦紹興二

年持奏名同進士出身

用為都督府屬官至是復有此命

著此為劉大中

論琦上書張本琦為都督府屬大中所奏云爾今年九月丙寅督府屬吏去留數內不見琦名當考

廣

南宣諭明橐奏邕州之地南鄰交趾其左右江諸峒多

有亡賴之徒畧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

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

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申嚴

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

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
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
部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
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
察者抵罪有差從之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
江南刺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 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為

呂頤浩慕容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秘閣庭秀主
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右中奉大夫
提舉榷貨務都茶場張純罷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
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為不法與尚書省戶房
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庠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
囑二人庠內啟之於冢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
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
強抑交引舖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擁併日

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狀暴著故有是命

日歷不見純行違明年六

月十八日丙午右治獄奏曹師雄業稱已斷人推貨務提轄官張純不知如何具斷也

淮南宣

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輜重病廢者大半

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郡以省財用詔

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

汰今存恤之 初闔鹽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鬻鈔不

行乃用邵武軍判官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

鈔錢十五萬緡時屢盜竊發多緣羣入闔販販鹽以作

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
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推貨務而
提轄官張純以為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漕
計且礙成法事遂寢杲建陽人也按推貨務所申以此
日行下乃張純未能
前所勘
當也是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賣牛
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于民民之殺

牛者甚衆

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
判趙子嚴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於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畧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畧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尚書李擢為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檀倬落職劉大中之出使也奏倬阿附王黼以進里居貪鄙兄偕賊殺不辜既命

有司劾治侍御史辛炳又以為言故黜

借四年正月行遣

詔

皇后受冊與本家親屬承信郎二十五名上不欲外家

恩數與母后同故差損焉 賜楊惟忠家洪州田十頃

以惟忠自河朔扈駕至南京推戴冊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令旨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為自軍興以來村民

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考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
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
有是命 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以言者論

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般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

里之中緩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故也

事祖在去年十二月庚戌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叅謀官右中奉大夫吳草以機
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直秘閣遣還 是日襄

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偽齊將李

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為寇至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偽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叅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

決而趙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
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
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上
橫大喜遂以所部入洪州

熊克小歷載橫失襄陽事於今年七月末日云是月詔橫

駐洪州實甚誤也日歷詔橫屯江州在十二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平
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楙乃
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諂事鄧文誥之徒不當

用詔並罷 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
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陞華州觀察使徽
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為
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
江西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餉潛軍至是復
有此命 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
梁揚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
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蹟以付史館用祠部負外

郎兼著作郎虞灃請也其後悉以書聞惟伯彥所著中
興日歷最備 荆潭制置使王玠率水軍至鼎口與賊
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
俱下謂之木老鴟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
利玠為流矢及木老鴟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
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偽
齊引兵犯郢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偽知郢
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乙巳詔臨安府依開封府例權隸臺祭 川陝等路宣

撫處置司奏以直徽猷閣新知漢州范正已為叅議官

左朝請郎通判成都府虞祺等四人並主管機宜文字

右奉議郎夔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邦獻右通直郎

通判成都府安邠等六人並幹辦公事親屬四人書寫

機密文字正已純禮子

純禮純仁弟建中尚書右丞

祺仁壽人嘗為

太常博士邦獻邦彥弟邠惇子也

惇新明人崇寧同知樞密院事

張浚

之東歸也其官屬皆罷去故用王似盧法原請而命之

日歷邦獻自新彭州通判改辟而五年五月乙亥中書門下省勛會乃云邦獻歷夔路帥司及宣撫司屬官兩任當是從盧法原到司也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

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遷官

公彥元符上書

邪下等第八十八人黨籍餘官第一百三十六人

丁未手詔曰六官之長是謂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今自艱難以來士大夫流離契闊有徒跣而赴行在者聞邇來注擬榜闕之際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

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厲三省可行措置除去其弊栢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寒士困苦手詔戒飭畧曰安得如皇甫鈔之流鈔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鈔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三省言注擬箴闕申請徼倖去失問難刷闕滅裂關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凡八事令本部七司措

置關防從之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
二舉議者以為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
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
監為叅詳官館職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
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
復還禮部不過括諸路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
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

試

日歷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中嚴行
下令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禮部狀修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轄推貨務都茶

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教奏也

按日歷張純下已差魏彥
弼此乃云本務闕官今叔

放階逐奏差不知何故當是因純罷去遂不復用堂
吏也及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廷之仍是替彥弼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

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

員始用常同請也乃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具屬官

之可省者申尚書省

熊克小歷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
寺丞二員誤也其實諸寺增丞以

此日降旨庚申但除官耳克止書司農一寺而不及二
監不知何故日歷於是日書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已辨
之見今年六月
遂以太常博士趙霈兼權宗正丞

此據玉牒所題

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
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以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以二
年為任 是日偽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
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
康扼馬家渡遣統制官鄺瓊以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廬

聲援賊乃還

熊克小歷云光世將兵直擣廬壽敵乃引去日歷十一月壬戌劉光世申契勛無為

軍前去廬州水陸稍便可以聲援濠壽已差鄺瓊將帶全軍前去駐割據此則光世蓋不自行克所云非也

初彥先在壽春廬人震恐有勸帥臣胡舜陟遷避者舜陟曰吾為守臣義死封疆且吾始來欲為朝廷用兵為恢復計今方講好兵寢不張但當嬰城死節以巡遠報君耳既而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亦乞乘勢襲逐彥先收復淮北州縣詔興伺賊兵侵犯即出奇掩擊如賊不渡淮勿得引惹生事

十一月癸亥降旨

偽齊以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范恭守尚書左
丞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右丞李鄴守尚書右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權宗正丞趙
霈行尚書祠部員外郎 直龍圖閣胡寅知永州

癸丑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洪炎卒于信州詔
官給葬事既而侍御史辛炳奏炎非功在社稷及死於
國事之人乞改正上曰炎以文學稱有卹典盖用舊制

今既為言者論列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如胡直孺例

改賜銀帛炎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

上曰何在俯曰見任臨安莞庫其家極貧

改賜銀帛在十二月甲午

熊克小歷書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云云按炎未嘗為此官尋考其故蓋日歷於舊申書進呈侍御史言

洪炎葬事而不出御史之名克不細觀遂以侍御史為洪炎前銜其函莽如此

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薨遺表求恩如母后外家

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官邢

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為

比者亦勿聽乃詔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
孝揚加直秘閣忠翊郎孝蘊孝騫並閣門祇候賜銀帛
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上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
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
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之費
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
得已且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

畚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起復從義郎閤門祗候

廣西經畧司走馬承受公事俞似罷似移文列郡引崇寧詔旨不隸屬帥司又欲與通判叙官為諸司所劾故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 詔諸郡委倚郭縣認納公帑醋息錢者徒一年認而納者罪亦如之著為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

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

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按此句疑有脫誤

戊午右朝奉郎孫世顯知澧州澧州自鍾相作亂久闕
守臣至是命知鼎州程昌寓遷置世顯因即陶家市荆
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

己未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王倫為都督府叅議官
行在供職 詔王瓊所部帥司并諸州軍並聽瓊節制
俟楊么平日取旨以瓊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

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副使璉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陵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璉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疎虞當議重行竄責

後旨
在十一月
癸巳

庚申右承務郎李若虛守司農寺丞右通直郎曾惇為太府寺丞左朝奉郎張宇為將作監丞右宣義郎章僅為軍器監丞並填新初闕若虛若水兄惇紆子宇守兄

僅惇孫也時寺監長貳不除以丞顓其事既而御史常

同言惇浮薄無行若虛人物麤惡於是二人皆罷

惇罷在四

年正月戊辰若虛罷在正月癸酉

監察御史李長民罷時新除監察

御史劉大中以嘗論長民凡正民罪乞避之而長民亦有請詔別與行在一等差遣長民復求去乃命知處州

罷楚州吳城縣為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

故廢之 詔賜温州度牒紫衣共二百為崇奉神御神

主之費時歲用錢糧五萬七千餘緡守臣程邁告之于

朝故有是賜 禮部員外郎虞灃請銓試初出官人以

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

首循一資從之

此以紹興七年四月十二日癸卯吏部尚書孫近劄子修入日歷無之

壬戌直秘閣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孫佑移知平江府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

處申朝廷取旨責罰時左司諫唐煇論比年以來責小

官之法則密縱大吏之法則踈監司郡守失職者未嘗

明正典刑臣請言其一二兩浙諸郡合棧上供糴本錢

一百五十七萬餘緡今糴買正其時方行催促儻更違
限必失準擬此郡守不職也前此諸路上供稽違拖欠
至於遣官四出其間有侵欺妄用者朝廷知之不聞究
治此轉運不職也虔饒兩司自紹興元年至今起發過
錢十二萬餘緡而費用三十五萬餘緡無益有損此提
點鑄錢不職也臣竊謂省部總天下之務財用必有所
統屬宜不虛設不識但聽諸路自至邪亦當舉劾鈎放
謹其稽違侵隱邪欲望嚴賜誠教一歲之間省部稽諸

路之勤惰上之朝廷明為勤勞之賞重為曠弛之罰庶
幾稍知自効故有是旨 是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閻
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
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
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瓌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
口翌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翌日增
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
為空舟也令湖海船倚梯而上賊兵掩出官軍遂敗死

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或曰為賊生執齋割而食之
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
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璽遂并將增兵後贈一階加
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有差

四年

六月癸
未贈官

甲子樞密院言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
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上即位
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維始遣

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
來尋詔刑部員外郎潘致克浙西兵馬都監高公繪接
伴而兵部侍郎趙子畫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
州崇道觀楊應誠館之所至諸郡守貳出城送迎勿用
樂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鎮江奏臣職係統兵與北
使別無相干乃詔世忠不見北使致克請淮南漕臣郭
康伯馬承家隨行應副事務許之又別遣文臣二員傳
旨撫問于揚州及平江子畫奏以元帥府遣官議事與

平時好使事體不同乃命臨時講究是日程昌寓王
瓊進兵取周倫寨至鳳港聞二將之死方躊躇會賊襲
官軍於神山窖不勝遣書詣瓊詐降以緩師昌寓欲擊
之瓊猶冀其降不果進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頃以鄆王提領而不
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誥提舉而不隸
臺察秘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要近之司不當
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官司在六部之

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望復舊制時閤門皇城司皆援靖
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而秘書省亦以未嘗隸
臺察為言同復奏御史臺格吏察三館秘閣禮察閤門
客省四方館兵察皇城司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
長貳拘執繩墨事無大小不取可否願少假以權使隨
事之宜以意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
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如三代皆有所尚
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

中興
聖政

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為法所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為可守爾况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耳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朋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倘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為致治之龜鑑

勅令所刪定官陳琦責監道州江華縣博易場

琦初見十月戊

戌琦嘗上書言臺諫論列呂頤浩不當又訟監察御史

劉大中受命出使急於進身首發大臣并懇要路先乞面奏及計會降詔三事大中奏臣果欲進身則當承順大臣意旨庇李回之姦惡不當發其罪及韓顏曹李正民之徒亦不當按劾臣不知出此乃具以聞於陛下致貽大臣之怒急於進身必不如此又遣使之初已畫降聖旨回日不隔班先次上殿胡蒙朱異薛徽言三人還朝亦便引對何獨臣還必欲結要路而後得對也若夫陛下詔令而琦謂臣將入國門計會得之且言於士大

夫間謂臣自作詔草進入豈不大害國體琦累受呂頤
浩之恩無以酬報姑以是書為報恩之具且以諛辭取
悅舊相儻琦言為是則臣為有罪安得不亟誅夷以懲
奉使之失指若琦言誣罔則乞明正典刑以解天下之
惑顏胄琦孫也先以右宣義郎通判吉州大中勅罷之
疏奏故有是命久之顏胄獄成有司當公罪罰金詔貶
二秩顏胄以五年五月甲午降官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
擾齊國界分用樞密院請也

丙寅詔今來議和與往日不同更不發遣北人令內外

諸軍帥分明說諭 川陝宣撫司以邠州觀察使永興

軍路經畧安撫使知興元府郭浩為利州路經畧安撫

使兼知利州

此據利州知州題名附入興元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不見替時

郢州防

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田晟權知興元府兼管內

安撫使

此以明年十二月宣撫使奏殺金平功狀所繫銜修入興元知府題名無之興元題名稱郭浩

以節度使知府利州題名稱浩以承宣使知州皆誤

戊辰詔北使經由州軍權避金國諱晟晟二字

庚午初聞襄陽失守詔李橫等即江北擇地屯駐是

日臨安火承信郎楊有坐縱延燒追一官編管嚴州

是月

已卯
行遣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
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
改祖宗法度如違重行黜責先是御史常同既援臺格
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舊吏張祐等供
自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故有是旨輔臣進呈上

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今如
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 右
宣義郎張叔獻直秘閣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專切制置
虔漳汀州盜賊叔獻叔夜弟也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謝
克家薦于上召見而擢之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橐奏左朝散郎廣西提點刑獄公事
董弁左朝散郎廣東轉運判官章傑右朝奉郎廣西轉

運判官趙子巖左朝奉郎知英州王縉知貴州趙奇左奉議郎知潮陽縣鄭禹左修職郎廣東茶鹽司幹辦公事朱倬等十二人治行且言弁公正奉法特立不羣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弁一人而已倬操修廉正問學淹該公直在官不為勢屈自紹興以後淮鹽不通鹽價騰貴縉奇雖少增其直而皆以剝利歸之公上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子巖子崧弟縉分水人禹寧德人倬閩縣人也弁傑已見奇未見

初命有司製渾天儀太史局官丁師仁等請募工鑄造且言若往他州則臨時定北極高下量行移易有呂燦者言師仁等所募工不知鑄法况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往他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員外郎謝伋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歷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叅訪是非然後可作望下温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

十四年四月丙戌可叅考

乙亥左司諫唐輝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侯延慶在

道未至於是改命

延慶明年二月除少常

召保靜軍承宣使提

舉萬壽觀高世則為樞密都承旨尋不行 資政殿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

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尋改衢州

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

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命荆潭制置司統制官吳全

湖南制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

警報知黃州鮑貽遜徙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以捍寇為辭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死矣於是虎璋

皆坐貶秩

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韋淵言自宣和至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上曰若宣和皇后来歸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俟焉直秘

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頴卒

頴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
巨蠹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黥
之制故有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
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
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澁主管江州太平觀 鎮
江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叅謀官已下序

位詔謀議官與提舉茶鹽官叙官機幹官與諸州通判
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庾例為言且謂發運司幹官令在
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運判叙官

機幹官如發運司例

後者在四年三月甲戌

荆潭制置使王瓌

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憫會得江北警報欲
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
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
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

警疾馳尚可及也瓊不聽是日瓊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涯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己卯蜀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勸民出財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為然乃寢前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時上既欽恤庶獄而言者以為州縣之制於罪無可矜者類以疑讞上聞冀幸寬貸其意以為失出之罰輕陰德之報厚姦胥猾吏旁緣惟貸元惡巨蠹罔有悛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舊法已足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枉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直秘閣知簡州勾光祖為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

吏才川陝宣撫司承制授之至是申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
敷罷以制置使王瓊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
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為左宣教郎尋除祕書

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除正
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
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
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
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五斤大中以爲費多

故有此請

熊克小歷吏部郎官劉大中言云云蓋據日
歷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爲御史蓋前是言

之而吏戶工部於此方
勘當申上克歷因誤也

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

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閤門祇候
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

進士高輔者為張用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
正勸筠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
輔等令筠以藥紙為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監稅劉
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魏章賫蠟書
報之超為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
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為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
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為連

州文學

高輔補官日歷不書據紹興五年六月十
三日輔乞改正狀其補官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胄偕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胄先行自天長徑赴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為盜所掠其徒死者四人

乙酉忠翊郎閤門祇候知漣水軍統制軍馬丁禕遷一官令再任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企曹通判欽州企曹義豐人覺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

故錄之

戊子左廸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搏右廸功郎范伯奮並特改京官皆用近臣薦對也尋以搏為祕書省正字

搏除正字在丙申

己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直祕閣賜五品服 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原免初呂頤浩因通州鹽晝旨而權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

愨言所降指揮為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即非專
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宣撫司且言恐官吏
觀望全不禁戢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以便宜從
之言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愨資
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領閻臯為
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臯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
命 監察御史魏砮言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

人詔刑寺官就刑部早入昏出限三日聚斷上省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乎此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

民或少年輕銳或起於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
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叅之衆論書之於
籍以待有闕按籍除授絕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
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疏入上諭輔臣曰
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
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右迪
功郎新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
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

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
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簡之歡則將帥之
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
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
為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
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
知有東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
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豈不潰

卷之十一
七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尚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為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之計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畧以為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狩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臨安宮室畧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節約用屋五十間

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本朝故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為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至是吏部侍郎陳與義太常少卿唐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

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温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友之意謂今日定都於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在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微旨權時之宜徒為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時艱阨明詔內禪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朝大禮

親祠輅車執綬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多未足為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白上營宗廟於臨安而以攝三公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

端友建請在十月戊

申今聯書之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牛臯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即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叅趙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

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臯已在江州飛皆用為統制就

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

熊克小歷於今年七月書詔橫駐洪州按日歷十一

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擇地為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權於舒蘄州界屯駐至此始命移屯江州不知克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為令

中興聖政宰執

進呈差沈昭遠催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為利以騷動為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之外不復有餘事矣騷動而事集則於所當為之外具弊未易數

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以常職而治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為不然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為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為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言者差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所在矣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馬而已爾

知樞密院

事張浚言荆南屯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贍軍鹽內支十萬斤付解潛為軍費詔浚毋得更攜蜀鹽過界有害鹽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具到發日間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幹辦公事聞

人武子來奏事上名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中造甲千副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真州權貨務見錙金銀中半給之

丙申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虞灃試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用

席益薦也

良臣九月甲寅改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義大夫趙邁追落職名邁始卒

於壽春府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為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瀘南開邊之禍適為之首稽之公憲宜在褫奪望追削舊職以謝瀘南無辜之民且為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右朝議大夫新知岳州夏廩改知池州右朝奉大夫劉愿知岳州右朝散大夫李倫清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赴行在 詔借撥廣西常平免

役場務抵當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十兩錢五十萬

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樁管非奉朝旨毋得取撥再得

旨奏知不行

按此句文義疑有脫誤

李綱之為廣西宣撫使也剋

刷廣西苗役羨錢得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未

及津置而罷至是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言於朝故有是

命 國學免解進士孫揆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

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雩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

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
太牢以祭事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
牢乃止用犢普宥子也

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尚書戶部員外郎先是
昭遠以左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為計議官簽書

樞密院徐俯薦於上皆名對改京秩

俯以九月癸酉薦
二人己卯引對庚

辰改合入官
今併附此前一日俯被旨以圻昭遠並為尚書郎俟

有闕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陳正同右廸功郎監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遠
歸安人父千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彙弟用中
好問子也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
嘗為太學博士故俯薦用之於是樞密院徑關中書議
者不以為是

此為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
乞申敕三省密院差除事祖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昨蒙誤恩擢參右府俾
使疆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
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詔不

許令幹辦內東門司王柔宣押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
大帥司遣官迎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河南鎮撫使
翟琮之南遁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刺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錢自行

雇募至今以為例

此以四年正月十二
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為名

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戰守官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

間凡庸闖冗之尤者請為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諂事權貴為戶部郎中催浙東上供豫期趣納為國斂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資邪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揖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為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楊勅寇至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鹽章億行同駟儈嘗與兄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為新提點坑冶鑄錢唐棣黃潛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為

狹斜之友自運屬除祕丞士論不齒新廣東提鹽蔡向
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斂錢物無數今又付以此任故
態復作矣新湖南提鹽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兇暴除
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鹽李承
邁本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鹽胡升浮薄晚進因
婦翁黃潛善擢為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
壻尚玷選擢新湖南運判林叔豹自登第即遊梁師成
之門以校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

朋附逐之提點坑冶鑄錢陳遜向緣童貫特薦改官諂
事權臣即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鹽張愿新浙東提
鹽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愿懵不曉事嘗除大理正即以
言罷僑年乃崇觀間大臣子年少癡騃此十餘人所為
大畧如此今乃玷一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鎮服州郡
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併賜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
清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 是日金使李永壽
王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肆朝廷患之命右文殿修

撰都督府叅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即館中與之計事
倫為翊道雲中舊故翊不為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
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

宜拜以謝永壽等始拜

日歷國信所申王倫賜被褥等傳宣聖旨免拜人使直身立有

旨賜生餼依已賜被褥等禮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述所云差異今且兩存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

陞集賢殿修撰時王瓊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右儒林郎王雲特改京官雲弟也 吏部侍郎陳與

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
官者甚少欲自今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員外有賸
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寬士人平進
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聞人武子特改
京官 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
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
領官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單騎赴洪州軍

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

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帥司招

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効

四年四月乙巳

既而通

受廣東經畧使季陵招安

通明年三月丁卯可參考

己酉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

李永壽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

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於東

朶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

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於殿西壁俊等皆裏中戎服
佩劍永壽等先進書於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
趙子畫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
以待之

此二事據今年十一月
乙丑館伴所畫一修入

永壽請還偽齊之俘及

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
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
殿門賜胡金幣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

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陞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

是歲金元帥府右都監宗弼引兵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

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
司叅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降
授武畧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
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
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
遂犯和尚原統制官吳玠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失和

尚原史及吳玠碑誌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鄭剛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歷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

劉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
遠遂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
得子羽成州及梁洋軍馬併力控扼按此則和尚原之
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應有誤意者在今年春夏之間
饒風交兵之際耳吳璘神道碑云三年敵戰饒風時王
駐兵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遷榮
州防禦使知秦州詳此當是璘棄和尚原而歸宣撫司
因令守秦州耳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書璘遷官
時劉錡為四川沿邊安撫日歷不書紹興二十年七月
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宣
撫司分道措置守禦綿州知州帶綿威茂州石泉軍沿
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
錡兼四州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
遂書之當求綿州知州題名修入

海寇黎盛犯潮

州焚民居毀其城而去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

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

初迪功郎王寵既陷偽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

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寵稱疾不行者經歲州郡

強遣之寵至京終不受偽命而去寵宜川人也

紹興十年改官

監登聞
檢院

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餘口

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一百

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

歲次甲寅金太宗晟天會十二年偽齊劉豫阜昌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

上在臨安金國元帥府通書官李永壽等入見

中興聖政甲寅

進呈臨安府勸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上曰師道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覬覦錫帶遷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職賚予常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諭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

下以至公也臣雷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越法求請未嘗予之况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邗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軍前奉表

通問使使名據日歷

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僦從

補文階者八人白身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覲增十分之二時金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

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遺之

朱勝非閑居錄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

欲取北人與秦檜二策正同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云李永壽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二錄不同按此時勝非為相而繪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真不知何以差互如此誼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按豫今秋偽詔云乃遣使聘密期吞啜以此知其請河南也

詔准

浙鹽鈔錢每袋增帖納錢三千通舊為二十一千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

廣鹽

漆錢在此

月戊辰

丙辰監察御史劉大中行右司諫 尚書刑部員外郎

潘致堯主管江州太平觀

致堯之罷似為
接伴失職當考

詔右朝奉

郎通判壽春府盧仲赴行在既至停其官潯州編管

仲編

管在此月己巳坐先謫潮州不赴貶也
然仲通判壽春不知何從得之當考

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意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
之見卿等更覺盡底蘊勝非等頓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為祕書省

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

獄案令刑部重別擬斷申尚書省偕倬兄也先是有葉
全三者盜其窖錢偕令耕夫阮投阮捷殺全三等五人

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杖脊流三千里
偕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為中書舍人言偕殺一家五
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宥之恩止及一
偕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擬斷始近之提
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因捕盜而并斬盜妻近奏
富與盜別無私讐情實可憫詔貸死去年三月戊寅故法寺援
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捉劫盜殺拒捕之人并及其
妻女而偕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

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孫昱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經
驗法寺為追證分明不用疑慮奏裁何不依例法寺堅

執不移詔御史臺看詳定奪

今年二月戊子

既而侍御史辛炳

等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
明條法不應奏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
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
上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
不復奏陳矣乃詔偕論如律大理寺當職丞評刑部郎

官皆贖金有差

進呈在三月甲子今併書之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玘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么已未破真皮寨獲其

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

熊克小歷作鼎澧州鎮撫使程昌寓按昌寓紹興元年春

已改除湖南安撫二年又去安撫名為提舉鼎澧等州兵甲公事此時鼎澧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 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

上書引咎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即赴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

臣之貴當闔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
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度君命莫甚於斯
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還闕下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
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

浚於是月甲寅
奏至今併書之

甲子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刪定官孫邦為左朝奉郎充
奉使書狀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胄以親嫌除直祕閣提點
江南東路刑獄公事 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

事士儂言寧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
時于屬為兄乞用故事序位於其下許之自是以為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李永壽尚書職
方郎中王翊辭行賜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翌日

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又遣右文殿修撰
王倫閣門宣贊舍人王繪送至境上上召倫繪入見而

遣之

倫繪以正月乙卯受命甲子引對令併書之熊克
小歷時朝廷館金使既簡面所乞事朝廷皆不從

於是李永壽等褫氣而去按日歷去年十一月乙丑館
伴所畫一雖有臨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臣僚

上言有云館伴應用錢物朝廷畧不曾裁定盡循承平故事聞已支費過數萬緡如蠟燭一項計支錢數千緡其他可知則是未嘗聞也克云失實今不取

誼等至泗州而偽境以檄來言

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赴闕請權留南宋奉使俟旨永

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誼等乃得俱北云

據日歷此事以二月九日己丑

奏到今聯書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綦寔禮言近者金人議和

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叵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

不堪驅役豫麟父子特倚金人為重以拒王師如聞金

自有故且倦於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

旦夕之命理亦或然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畫其為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姦膽不復敢肆桀驁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強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為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扼險要選練士卒日訓於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

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
碁室禮又言陛下懲強敵之侵凌念兩宮之阻遠不憚卑
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為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
以息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外域革心甚盛德
也然臣私竊度之陛下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
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競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為
計出此非謂舊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
安也然則約和之後便欲高枕而卧得乎仰惟聖意固

將大有所為興起庶政觀時俟釁期復舊業不惟苟紆
目前之急而已臣願陛下堅卧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
食之勤深詔大臣簡賢能謹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
百執事之列下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偷惰革因
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公心為國誠意在民而
無養資尸祿計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
穀繕甲治兵嗇用度寬賦斂以實民力汰冗弱精選練
以作士氣日伸月長倣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

可圖成功可必也顧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
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左朝奉大夫主管

亳州明道宮陳堯臣貶秩一等堯臣里居以干請為事

嘗偽造張守雪已奏牘奉御寶依錄之以示永康簿左

迪功郎李宋宋折之宋俄為李光江東帥幕朱異宣諭

浙東言於朝宋用是除樞密院計議官仍召見而堯臣

令大理劾治獄成當私罪杖故責

與以去年正月薦宋
得旨轉官堂察六月

甲午堯臣取勘戊申案以新除
計議官得旨引對今併繫此日

丁邨修武郎閣門祇候知復州韓邁進一官兼閣門宣
贊舍人仍賜錢萬緡為軍費自襄郢失守安復為極邊
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
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賜右修職郎洪适朱
掾銀帛各百匹兩掾弁子以父遠使得官先是王倫言
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監潭州南嶽廟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吳玠所憚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畧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遇寢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有行尚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

張致遠行監察御史 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
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常同言康年本市井俳
優之徒止因蔡京姍黨叨竊名位理宜追貶也康年庠
孫宣政間為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為閣門宣贊舍人 龍圖閣直

學士許份卒

份卒當在
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
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

灾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剥體民怨所致當

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日歷不書浚所繫銜熊克小歷加宣撫處置使字按

浚去年六月已罷宣撫此乃離司後所奏克不考耳

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

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竢回鑿日如舊直祕閣知德

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祕閣通判德安府李恃以守境無

虞並進秩責授左中奉大夫薛昂卒三省檢會李邦

彥例復特進與遺表恩言者奏昂黨附蔡京同惡相濟

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賜竄殛得終牖下已為厚

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歿有榮耀非所以示天

下也命遂寢

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是日浚運河以漕運不

通故也詔役兵得遺闌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

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

給度牒指揮在壬申遺闌指揮

在戊寅

是役也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

聖政錄在三年

十一月丙辰益降旨之日今後日歷及會要八年十一月再浚十九年二月又浚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侍郎

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

鄭滋改權刑部侍郎

滋移官為劉大中論列事祖

尚書右司員外

郎鄭作肅直祕閣知常州作肅引疾求去從所請也

降通山縣為鎮縣為盜所掠遺民纔二百餘家故廢之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主管江州太平觀薛安靖

為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彙添差通判秀州

錄海州之功也既而二人言無家可歸乃各賜會稽田

三頃仍蠲其租賦

彙除目在此月丙子賜田在二月乙未

左通直郎試

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守特贈徽猷閣待制

賜銀帛百匹兩官子孫如權侍郎

丙子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草五代之弊中書掌
文事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
等除授乃密院直降劄子尚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
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也若謂密院屬官可以自行
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畫降聖旨自差官
屬斜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申敕三省樞密院自今差
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侵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

論執施行庶幾紀綱不至隳弛

按日歷去年十一月己亥樞密院行遣內已云

關送中書門下省指揮今大中所奏乃云不由中書或是後來改正亦未可知當詳考

大中又言

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黜陟賞罰多不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以為治也儻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謫其非而懲其妄言之罪儻其言合於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暴白其言盡理行之不應黽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罷相之制舉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

搖正論豈非有彈章而不曾降出乎又如李擢遷尚書
不旬日間得郡近日潘致堯之罷郎官鄭滋改權侍郎
士大夫皆莫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不得而知若
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不
肯行出則是護前飾非畏人議己欲自作人情耳此不
可不察也大臣去就如有勲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
他非才冒寵有罪無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
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

之由臺諫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棄之庶幾賞罰分

明有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

此日歷大中
此月辛未入

對丙子二
疏行下

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俯在樞府每倨

視之大中因入見論席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將罷
之故大中以為請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
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初知

樞密院事張浚行至荆南而鎮撫使解潛告之浚乃以

隨軍金五百兩帛三千匹糧萬斛畀之又以帛五千給歸峽二州至是言於朝時朝廷以度牒計直六萬緡付潭州造戰艦浚過鼎澧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夜臨安火

己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

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日歷乃肖胄自請然直降肯免謝辭不知

何故
當考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伸上疏訟
張浚無罪大畧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
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
未能下盖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
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
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議者必
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非特一人言之且將羣起
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求未有如浚比

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

按徐夢莘北盟會編神流以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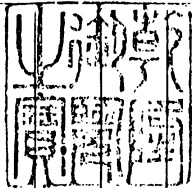
庚辰尚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剗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高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合椿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置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罰從之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偽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於偽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師古之未叛也嘗請於朝以為聚兵五年所集二萬餘衆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潭長道兩縣和糴不多兼宣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

州軍師古止據洮岷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偽地討糧今
則偽地亦無所積因即關外止有師古一軍占護要衝
若不申明朝廷竊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此無糧乘虛
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撥隸熙河或只乞兩州
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撥食用兼師古所
管戰馬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洮岷州界轉換
戰馬以壯軍聲後數月朝廷命宣撫司以階文二州所
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

朝旨

下宣司在今
年七月己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